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李普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七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宋 畢仲游 撰

承議郎監在京糶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
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曩在河南及京
師嘗請再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

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蓋聞閣下之來四方內外
託書詞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明廷之上實封陳得失
者乃幾萬人皆關閣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畧盡矣則
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閣
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
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聲瘖跛躄支離疲病之人
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
閣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惠細民者甚多

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封實書詞有所遺者
某如自嫌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及之教懷
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畧道外人之
議而某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
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為樞
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
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
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

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
進合天下之願退為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也
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
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
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
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
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為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
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

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踈逖不足侍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為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為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微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常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

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為不道而閣下起閭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失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壑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慮容易者不預昔王荊公以興作之說歌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

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荆公散青苗置
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
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
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尚衆京
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為新法而
從事者有不可訾計之費今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
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

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况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

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
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
之情矣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
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
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
禹稷重出為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
豫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
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

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
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
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
女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
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
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
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
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為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

半為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丘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既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况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荊公併

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
籍民為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賊盜公行守
令不得為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
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
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
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
輔也不優為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
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

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已待之若將久
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
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
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
之隆而私門斲利破膽而不敢為仁宗皇帝所以四十
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
事稀闕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
也蓋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

意而顯為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尚非大臣之所惡聞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為論列大臣者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無傷大臣之實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蓋論人主之事則有大臣以為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趾手拉塗地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間不知有臺諫一

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
諫者自以為至計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謂祖宗
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為沽激好事以自益其短而
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
西朝共政用閣下為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
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
之徒介在其間蓋在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
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內懷愧恥外畏士人之姍笑欲

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徯徊隱忍進退無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為新法復讐今將興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其奸心竊以為過矣夫賢者之為善與不賢者之為惡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為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為則雖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

王荆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而無損者以有可為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為之勢者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荆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蓋自參知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待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之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呂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止新法之行是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蓋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

法之人而荆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閣下欲去新法之弊採荆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荆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為言事官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未可之事則青苗雖罷將復散况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歛况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况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况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採荆公

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顏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為之勢則厲夫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為也如用人之地方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

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
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
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為已任喟然發
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相閣下之所為則
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
得六七八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平昔舍糊苟且幸
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
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

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臯陶夔龍稷
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
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
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
下為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
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

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臯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為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

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為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閣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興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為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為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專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

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為觀望以便其私

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離文折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顛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輕重滋章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

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當如此蓋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千存其百百存其十十存其一苟有可削者無不削是謂簡易著為法者當如常人之言語使匹夫匹婦皆可以喻其意而盡其詞是謂明白則觀望之徒不敢轉徙以順人而簡易明白則亦稀有所附會天下之人既見夫不為觀望者專用為觀望者退遠而常行之法又簡易明白不可轉徙附會以便己之私則觀望之心庶幾少息觀

望之俗庶幾少變而異時觀望之禍庶幾少止矣此外
議也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難與為治者以任用親黨女
謁公行游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歛隔塞人君之私也小
人探君之私而導之于邪既已得取于私邪則公卿大
臣開正言行正道如陳夢中之語而告天外之事泊然
不以經意雖與為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今主上富
于春秋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體自先帝之朝抑遠外
家未嘗用事而賜與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未知好

色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游獵之虞
罷貢獻廢堆塚蠲積欠則無賦歛之弊聽政之初卽詔
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
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繫閣下施設之事終
于不成爾蓋荆公雖不用而京師四方貴臣大官職司
郡守百人之中九十其徒也其恃材氣挾詭辯而負宿
勝之資者猶可畏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過一二
公一二公所用不過八九人如熒惑失度而撓捨竟天

雖有德星之出豈敢言禍之所勝哉則閣下夜夜而訪
事雞鳴而布行正社稷之所願而天地與神靈所以想
望于今日者也成之則三代之盛伊周之烈復見于太
平不成則新法之弊流及萬世而不可改雖有改者不
如今然則外議者某之所當告而不獲已伏惟加意幸
察不宣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哀之

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以書上千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窒哀畱喘輟息而強布于左右伏惟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譬諸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蓋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遺所尚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

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為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而下為史辭者頗皆與其所書之人相類而近世尤甚且以本朝韓王趙普言之普輔太祖皇帝定中國撫四夷輯安元元經制備具其微謀遠畧濟時佐命之功目雖不可見而耳猶可聞及觀近世之載乃若所謂除目

而亦有為四六之體者何與夫人不相類也故某之曾祖文簡公仕于太祖太宗之朝至景德中相真宗皇帝薨于位四五十年之間陰功厚德高言絕行可書者甚衆而陳彭年之行狀揚億之誌文雖褻大顯異而序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為至晚而有所侍蓋亦恐與夫人之不相類也伏惟門下侍郎議論行于未顯之時能事見于已用之後其推賢讓善折姦鋤惡扶名教厚

風俗者固已載竹帛而藏于府庫則夫所謂文章者乃公之餘事然舉天下之士論德誦義有名位功業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後世圖不朽則方今識與不識皆知公一人而已而某幸生公之時又游公之門又可以進說于公之左右則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非徒然也曩某為吏東州識故陳畱李公成之凡成之語言容貌風力氣慨與夫治民行己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觀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

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酣意
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
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為類其生者歟則
曾祖文簡之墓碑厯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
亦若天理然蓋文簡之事母孝則見王禹偁所行之告
命諭德行則有真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
攷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畧頗
在實錄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

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為濟川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賣漿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為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為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喻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俟有人如司馬遷

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觀真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
察寇萊公王黃州取友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
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
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蓋將與書之畢
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實寵嘉之伏惟鈞慈
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

踈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踈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
下少加念意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為踈淺而試聽之萬
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為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
無志之患苟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
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為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
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為閣下論其十
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抹歟某家以儒進

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真宗號為德行之臣故一言寇
準之賢而真宗同用以為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
為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亦稱為庶吏某
上為先丞相之孫下為庶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
以貽門戶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
求實抱偽賣真以自鬻于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
門戶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于讀書應舉之外私閱古
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為

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躡貴仕名姓粗聞于人其中心誠不愛也然某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于有司常願一日棄其塲屋之地試徧聚古人之書而觀之既收拾其言語文采之竒怪又因以辨邪正權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為其所愛此某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某舉進士徵幸已中不料又得主霍丘簿以食祿養親然霍丘之地面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牽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

矜豪其俗淫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殺賊則固其
常事以至闇昧之獄姦怪之訟難證之罪亦無虛日壽
春之號多事者蓋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
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更以主簿縣尉通
職共事具如從事于霍邱東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鬪
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復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
加之散青苗歛助役莅刑獄督盜賊至于符檄差遣推
勘錄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于不可豫慮者也其雖

併食以待之猶當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償之故自注授以來至于近日常願罷官就學以償其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困于州縣雖得俸祿不足以給甘旨選舉婚嫁之資而某棄官而閒處殆非子弟祿養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為不可某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閒居重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

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家貧聚指數百急于祿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論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某之中心宜何如處哉且物有輕重理有小大棄小則從大舍輕則取重此人人易為今某均有所棄捨然徘徊反覆如此之難處者蓋所棄不小而所舍不輕爾何以言之凡人之喜事多在于壯歲以其氣血剛強心力明健有異乎過壯之人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故壯而執藝則加精壯而戰陳則加勇壯而事官則加勸壯而業學則加銳今某適當壯歲負其志而不果成迨其過壯之後頽塌荒廢自憚而不肯為未可知也復為外物遷奪之而不得為亦未可知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今之事左投則得業于學右投則為俗吏所差者今日而事之相去遂繫于終身則自處之難無足怪矣昔者醜蔑三晉之賢士而三晉之人未嘗知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

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間遇晏子
解其縛而客之夫一言一見非足以定交而叔向晏子
于顧盼言語之間遂以為賢蓋知其心者不待久也傳
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某雖不肖生已二十四歲
矣應舉者將十年矣然外自藩方大鎮將帥節度州牧
刺史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
人下至深山大野名城劇部古衣儒冠之處士非親戚
與禮當見者則未嘗見之蓋不敢容易妄見也向者竊

誦擇木之義來見閣下于潁上今負未償之志懷不安
之心以謁于左右不識閣下已有以知之耶抑將待其
久耶然某自參拜以來無三十日而敢謁者蓋意閣下
不待其久矣夫事莫快于得為莫沮于不得為今令人
口有言語壅遏而未發猶且不懌于顏色況某負十年
之志徬徨痛惜而終將為外物奪去是反不足傷耶如
閣下省其心察其志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之善地署以
官職使養親假以日日使從學加之在閣下教化之域

時得伏于坐末以聽咳唾之音則某之心豈惟祿養業學而已如久旱之魚縱于大水非惟免于乾涸之患又不知江湖之樂者何如也伏惟閣下聲譽溢衆人之口文章為天下之師其所以獎進諸生誘掖後輩者固不可縷數若某之有私志而窮宜亦憫之故願閣下上觀曾大父先人之遺業下察其家貧業學之艱難旁省其取舍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為黷蔑石父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

西臺集

十四

西臺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八

宋 畢仲游 撰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某聞天之生物為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
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
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衆矣而司于耳目

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內此有餘不足理之固然者既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闕于無用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鷓鷯杞梓芝菌之產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攘以無諱有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況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

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固與萬物異此其所以不足也
伏惟閣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
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強
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偽賈真以自驚于左右者雖
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
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
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攘之情亦有聞于左右
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毀譽雖均也知名而譽之則喜者深知名而毀之則怨者毒常人所譽未聞于一堂之上而知名者已誦于一鄉之中常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薄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子問孟軻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奚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者言

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怨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喜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為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

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虛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

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
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
以掾是非之事殆有抱石而掾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
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為而不成輔君澤
民何為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為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
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辨仇牧之勇庸能有濟
于是非耶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

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為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為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

自宋入郟有晁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今既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閣下不倦而觀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獵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

故古之賢士不以我數見者為主而主其我見之善者
古之貴人不以數見已者為賢而賢其見已之當者以
當為賢則王公不容易而知人以善為主則士不可不
自重也河南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賈誼見知于公
及公歸薦誼為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誼之右者則
材為易進矣而誼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主吳公而後
進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為武城宰孔子曰爾得
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不為少矣而子羽非公
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為賢此賢其見已之當者
也後世則異于是在下者既無自重之心為上者又好
容易而知人今有一貴人其貴不必大也似貴矣則必
往見之其辭不曰以貴而見也我見其賢也夫賢者豈
以貴賤而不同哉彼未貴者則不見今有貴者然後見
則是非見其賢也今有一知名之人其名不必大也似
知名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

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為有人不稱則為無彼
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
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
自方藩大鎮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內自臺閣禁
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
部窮閭陋巷之學士凡號為貴與名者則不憚于見之
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為羣日遊于門下而未
嘗羞貴與名者樂為己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

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己之子孫而不知耻故在下者
非賈誼之才而為上者無子游之德其相誓之心信若
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藉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
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脫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
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
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
真宗以為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真宗同用
為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為仕宦三十年而家無

儻石之儲天下稱為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
敢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為富貴名譽之招近不
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為富貴
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為
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
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
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就以義為先害不急避以命為
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邕要領都會握

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得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禱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為天下之幸退為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賢也昔者醜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

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醜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者富貴名譽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為醜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

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
麤錦賤繡開緘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逼視反獲
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
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
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
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嚮慕而不能自
已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咏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
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真能詩

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畜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為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謗甫之詩愈為作詩訟之蓋非特愈之時有謗甫者未死之日謗已多矣迨今四百餘年讀

甫詩者豈徒無厭怠之意亦咨嗟詠歎欣鼓舞之不暇不獨怡然而已則始信甫詩之工而富貴名譽不足以借其重也曩某居習陽有陳知默者字子思號為能詩子思世家之後身為子弟無名譽某始不信其能詩後某病居房中有誦子思之詩于戶外者疑為唐人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某驚因盡取前後詩繼觀之大可愛後二年子思卒得其遺藁時出而誦之至今十有三年矣凡百誦矣一無厭怠之意而未嘗

不為之怡然則子思之詩雖不比杜甫然亦非富貴
名譽之詩也某嘗觀孟浩然集其詩無三百首而為之
序者數人某欲以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諸公而子
思生不顯于世無聞于人非有道者未易序其詩也伏
惟閣下以仁義忠信為己任而富貴名譽窮達出處皆
不為之動心日者治臺閣職諫諍端言上前爭朝廷之
大義天下想見公之為人而世有忠孝號為令族今之
言名臣者必稽焉如陳子思者貧且賤又已死亡矣雖

平平之人未易動也而某敢以累公求為子思之寵者
蓋惟平平之人然後以貧賤死亡為意而如公者則素
不以為意既不以貧賤死亡為意則子思之詩賢過人
必有以寵之也今某望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公如
因公之序有見于後世則子思者生不得遊于門下而
死為門下之所收異日人觀詩讀序必有掩卷流涕而
歎息者雖無益于他事然為望朝作一孟浩然豈小補
哉願公勉之不宣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
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
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
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
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
其他即問公是先生文集尚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
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

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為序不知足下何以知
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矐眙不知其由來徐味
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
以某為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為序嗚呼作者
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
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
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
而為之傳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

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
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足序其
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
為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
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
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為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
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
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

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即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
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更得數十篇
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為贖者昔人有
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
家且曰如嘗一齋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
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
全集之贖如操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
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

一鬱何足以為喻既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為謝
伏惟幸察

代李伉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閣下世嘗恨古人之不
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
策其高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
異人輩出內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境折衝禦
侮虓虎之臣至于竒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

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問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為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楸楠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畧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域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真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

為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為將帥不減于漢唐某以問人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說也以仁宗皇帝慈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為之流涕而况于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

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璐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既講諸公之德而又聞潞公太尉閣下獨為天下之師臣年壽高竒勲業隆盛有古鬻熊尚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及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嘗辱閣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嘗敢

爲身謀雖患難死生流離顛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
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
弟慙愚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閣下發使弔祭有加
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慙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
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為道
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措諸
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
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閣下畱守洛郊前日願見

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閣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閣下其進而見之命也其不進而見之亦命也不宣

啟

賀韓忠彥相公啟

誕膺典冊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體仁

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幹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
德元勲之後道能勵俗為國器于三朝謀以靜民代長
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
起傳巖而共濟若成大厦孰為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
肇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疎民瞻少莅東臺即
當宰制措紳動色中外相聞消沴氣于和風易薦饑為
豐歲兵已咨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况仁宗之德澤
未賒忠獻之矩矱猶在明堂黜陟既當國而有為力致

太平乃傳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
過緇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坯陶嘗
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
生而增抃

又

寵膺麻制進位冢司恩典紹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
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
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

海惟唐虞之復出由臯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
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
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微冊告廷冠諸公而
作輔側聞異數允慰具瞻某限以奔馳道途不獲躬詣
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韓絳遷左相啓

此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廩廩嚮于治定進
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

益煩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
某以奔走在途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
任歡忭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顯膺麻制進莅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
公際天奧學名世真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
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籌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
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默定

人心允孚不謀蒼龜遂運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衮以
宣勞平陽趣裝奉漢規以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
道足以給時之求顯面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
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効官
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
繫造物可無失所之嗟諒不淹時即見太平之效某以
奔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教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
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真儒之絕德蓋為宰物之成功
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
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耄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
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筦庫之賤士猶降
志以居儋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况以都三公之貴而
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
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代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

不朽尊處元老號為文師當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
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
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
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
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
臂而議勲業朝中新政久垂譽于臣鄰頴上舊民如得
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
覩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

伏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為師坐繼鬻熊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啓

寄食異邦積有負薪之憊馳誠齋坐寢踈削牘之儀想
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
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含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
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倜然異稟逢此盛時繫勲業
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為己任以門戶忠
孝為家聲雖獨運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當

國心無間于賤微高卧故鄉人孰知其欣戚始終一節
出入十年遺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
觀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
致殆為宰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
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
大儒白首正為天下之瞻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

開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
儒林作英傑之舉首眷隆上意名壓端明改延閣之華
資領昆吾之重鎮竚開績效別造深嚴某跡遠門墻心
馳齋坐方愧書郵之至辱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
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議俊明建
哲敦大秉彝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

告后切時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疇尹政之
效入翔扃禁之嚴摘伏發姦治獨神于廣漢高文大策
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
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宥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
初政允藉老成竚聞經世之謀別究安民之策由茲注
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
知惟舊違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紹隆第極情條而忭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尊冊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之具允為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曾無吐茹晉公之訐謨方略實係安危方凝翊亮之勲俄遭棘櫟之戚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當初政尤賴老成矧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顛面鈞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如鯁薄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

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尊冊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太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臯之絕業感會尚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爰自先朝預聞機政以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及物訏謨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暫辭于機要尤深軫于膺懷召以鋒車對于便坐安民之策

得以屢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即本兵之地進當魁
柄之雄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
弟對秉于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帷
幄之任既足有為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
冠于盛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數敘惟當躍距以俟太
平某蹇絆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踴歡誠幸溝壑
之未填企門墻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埏鎔

賀門下相公啓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
迂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
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
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溥
臨邁茲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
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廈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
以蹤跡在遠無由進叙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
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

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啓

光奉明綬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
遠全德蹈中嗣興未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畧諸儒之所
視以為法斯民之所賴以為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
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皆戴其言天下陰受
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為殿永
懷夙夜惟王室之為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

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既傳士皆喜如所望增
九鼎大呂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即顯化鈞永福罔夏
某早依堦治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為盛際不
意一夫之拙守還遇至公數懷賀履之私莫預在堂之
列瞻顛抃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舊惟時之哲簪橐方新復侍
從之深嚴宜福禧之叢集某官氣資闡奕學造精微綽

有家聲挺為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比畢
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
猷入陪機政冬陽方滌齋館夙遙伏冀上體眷勤精持
寢餼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清騶已交漕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即
中德敏而壯氣溫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
盈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聞

風肅治顧茲弊局適在下風剡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
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轉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輶車未達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鎮
浮清規廸哲文能輔實敏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
章于右蜀百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鄉萬貨均輸若流泉
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內揆庸虛比叨事任得聯
治務預浼情條候正炎歊路遙次舍更祈上為注倚精

調寢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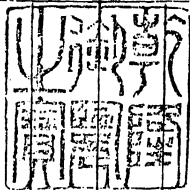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端
持忠嘉允廸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致綸
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躍情條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既偉加風力之抑揚宜
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旌祭之賒

亟辱棧滕之貺謙辭溢目感緒裝懷



西臺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熊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九

宋 畢仲游 撰

啓

謝召試入館啓

材如命薄初聯台旨之虛傳名與論卑敢意奏篇之誤
中益嘗辭而不復顧以得而為慙及此叨榮尤知踰分
國家以法理為治民之具而不失詩書之意謂文章非

取士之實而求兼行義之純由本末之相維故安寧而大定矧是西崑之興上連東壁之精圖籍具存賢豪迭處非止沈涵于簡策固將際會于功名其選既高在今尤寵而况二府之薦綿歲月而未聞三館之稱隨典章而新復宜搜雋乂以應濶稀而某質性本凡智能非遠徒以公卿之裔得辭畎畝之勞屈首授書出于干祿潔身為吏恩以及人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顛頓塗可前而自塞策將獻而還收枯稿為常遭迴益甚尚欲臨楚水

而弔湘纍之魄躡稽山而探禹穴之竒歸返故丘更無
餘願敢期將老而亦遭時謝太倉之讎而接駕鷺之游捨
下澤之駑而奉和鑿之駕姑慰母兄之平日敢論門
戶于他年顧薄技以何堪見厚恩之曲被此蓋伏遇某
官志潛方冊術富經綸厚德鎮浮純誠樂與深究昔賢
之事業欲定天下之人材故雖近于蠢愚而陰為之引
重俾從中道改即榮塗蟠木何知偶應輪輿之斲汙潢
甚淺亦塵鼎俎之羞某敢不內正所聞勉行其志詎以

軒裳之可悅遂云藜藿之難甘寧信道以無成戒養安
而自棄庶少裨于國事乃圖報于已知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謝司農董少卿啓

大人取士當擇雋良賤子何能遽霑品藻恩踰所望感
不容言伏念某植性本愚賦材又短徒以公卿之後得
辭農畝之勞屈首授書初疑有用潔身為吏亦欲及人
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顛沛足將前而自卻言欲發而還

休久從簿領之卑蓋為衣食之計心隨俗改惟知縮手
以偷安事與願違不覺振衣而驚起姑彊顏而榮祿已
絕意于求伸敢期患難之餘而有薦論之寵循躬有覲
荷賤無涯此蓋某官厚德兼容純誠樂與謂支離而寡
偶或朴慙以無他借以重言俾之上進材如散木初虞
匠石之譏道異成風誤辱斲輪之盼敢不祇勤于事固
守所存雖出力以效官常收心而安分庶無貽辱以玷
已知

荅李容省謝舉啓

遠承使介臨貺牋函兼聞鎮守之餘克協冲和之泰旨
辭甚緜愧忤交中某官沈毅敷方惠和迪哲早緣世德
自著忠勲惟邊寄之難材假使聯而撫俗良革吏民之
蠹備聆道路之謠仍忝外臺敢忘公議雖抗論于治最
顧有累于高明况匪專聞尤慙備數簸糠揚粃蓋偶濫
于居前捧土益山固自知其無補似緣親契曲示謙撝
詳禮意之過中第悚銘之不暇冬場方滌齋館賞遙益

冀保綏下符傾頌

河東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鈞陶所被分刺郡以為優哀
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操不
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已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
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
妄見于貴人昨預招筵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
之遊京邑為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

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
之悲十日成聲俄迫祥禫之制零丁去里黽勉入朝都
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塵聽見蓋出懇私
敢望恩憐過為器使既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
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
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
天下以為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為刺舉責在
讞平鈞取細故則不近于人情縱使被官則殆非其職

事要在刑章之無枉更圖和協于適中竊自揣焉烏能
稱是維勵當官之節勉酬宰物之私

到任謝鄰郡守啟

偶當承乏出剖藩符維是小邦適鄰善壤附德輝而云
始揣幸會以居多某官材業綽餘聲猷茂甚真忠許國
奮無不為臚仕在辰躡而如拾眷言巨屏之奧久輟公
朝之良寬大下書日究宣于上德中和樂職躬布諭于
民情願茲疆場之連獲締瓊琚之好懸旌在望但深觀

德之誠擊柝相聞宜有餘光之振薄寒屆候嘉績告成
更祈頤養天倪別需邦寵瞻望門宇下情無任

謝本路監司啓

伏奉樞密院宣命為本軍奏監酒稅待禁柴日宣與某
商量公事不和推勘得日宣理曲移監蔡州遂平縣酒
稅者謄書而上未懲狂謬之辭成奏以聞方驗詆欺之
實仰懷庇賴偶遭淪胥伏念某本乏異能粗知擇善十
年選調自哂蹉跎三世門風舊傳清白故舌猶在也寧

卷而無聲途非迷也將前而自卻比叨屬邑惟仰至公
豈謂若人偶聯所事居常成市動欲啞人既弄法以厚
誣因刻章而薄愬敢煩衡聽折以片言曾是寒蹤遂逃
官謗再念某以至愚之拙守苟寸祿于異鄉由無詭遇
之心故甘窮僻之地動思退斂豈願發揚蓋橫逆儻來
雖可不校而上下相視難于默然矧歲月之未賒聽風
聲而已惡市井晝廢坐成丘墟商旅宵行如避兵火至
于絕滅公道封植私家鄉曲推埋雅習屠沽之技宦游

饗饗數為狂狷之囚敢爾狂邪蓋相嘗試比均從于史
議已甘寘于刑科賴有主張卒無瑕謫此蓋伏遇某官
精求淑慝深辨廉汙憫寒士之數奇憤宵人之不逞謂
投鼠可忌雖戒前車而養虎不除其如後患劾而易地
姑以便民某敢不恪奉官箴益堅士操本非利器幸根
節之非堅從此精心庶淬磨而有用過此以往未知所
裁

秦鳳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為郎累月殊乏才稱謝辟經年乃叨器使實踰分願徒切兢慙伏念某性本慙愚學非通博窺觀往事雖涉躐以有年剽竊為文竟支離而無用少師心而已拙老涉世以尤疎頃從外府之招頓辱中臺之選未違屬部即入刺章四壁僅存殆不遑于灼桂一門多故仍久困于負薪比再請而報聞始免居于官次甫終衿享輒復哀祈蓋貧病之交攻而願誠之有素敢圖下聽深軫寒蹤謂勤拙之可嘉期讞平之可仗故茲假寵兼使便私此

蓋伏遇某官如古伊臯致君堯舜先輔兩朝之治永存
萬世之功憐此孤貧待之輕約得于盛際不作廢人謹
當策勵疲癯淬圖頑鈍薄書刀筆為今日之賤工號令
詔條乃聖朝之實惠誓勤夙夜仰稱坯陶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仰荷坯陶伏深感懼伏念某稟生素陋為學不强習聞
長者之風雖粗明于操守名出衆人之後蓋迂濶于事
情止祈引分于清時乃亦蒙榮于末路與游儒館頻假

使軫間從省府之繁誤被朝廷之選愧公家之無補悵
私累之交侵仍以養疴輒祈出守復遷延于歲月屢披
漉于肺肝由不忍于棄捐故卒還其刺舉莅官未久易
地更優既事之過于其前則人亦指以為幸此蓋伏遇
某官身為柱石道秉權衡雖擇取于異能亦銓量其已
試致滋庸賤亟預遷除謹當益勵初心務殫病力因循
隳事豈今日之敢言搏擊求名亦古人之不取惟仰遵
于詔令冀上稱于廟堂

永興提刑落權字謝兩府啓

宿官無聞久茲假器增秩有等就俾正名量分願之已
踰溢心顏而增愧伏念某頃叨試職即忝按刑拂塵蠹
于簡編曾無是正聽風謠于郡國殊乏建明間求自試
于方州乃復饒榮于劇部大懼望輕而招譴敢圖寵至
而為真此蓋伏遇某官道以康時誠而接物謂官師之
並建須法度之至公積歲月以為勞豈曰能堪其事存
資格而不廢亦云示勸于人故如妄庸猥蒙甄敘敢不

俯循拙守敬奉寬條責在讞平願職守之雖舊動思罄
竭仰命令之惟新感戴之私倍萬常品

回謝沂守劉大夫啓

比者叨被恩書召還郎位亦既顧天而自列可量跼地
之不遑敢意謙撝特貽慶問覘芳詞之溢目叢愧緒以
裝懷某官奕世名門清朝雅望服冉季藝能之美早有
賢聲振龔黃循吏之風適分憂寄幸此圭封之同域冀
蒙河潤之餘滋未遂合并遽成契濶趨九門而俟命顧

以滕裝指千里以論心遂乖望履區區之意喋喋奚殫
耀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之使指殊乏建明畀以郡章實分憂寄未淹歲月已
見吏民恩厚莫量感深難狀伏念某瑣才非敏樸學近
愚自誤使令動虞顛躓常亦區區而有志其如碌碌而
無聞任職居官第稍間于簿領循名責實漫不見于事
功矧肢體之疾日侵而肺肝之請屢竭奏封復上雖未
達于闕廷成詔俄頒俾就分于民社既獲長人而為政

又容竊祿以便私此蓋伏遇某官斟酌萬微彌綸百度
真忠許國奮無不為盛德康時久而彌劬人人欲其知
勸事事幾于曲成特由平日之品題以記累年之誠懇
私其官序假以州麾某敢不率職在公軫民求瘼更殫
敬思于教條之內覬酬大造于堦冶之間悚戀依依實
萬常品

耀州與監司啓

比膺朝命叨領州符內惟委瑣之才適在按章之地攀

希有日庇賴自今某官清德鎮浮美材周物文能輔實
敏以濟功由宸扆之注懷總使權而治劇屹當一道兼
刺百城風力斯加固不勞于施設猛寬相濟遂成化于
中和曾是孤蹤得依盛德屬驅車而就部思撤席以無
階未知為政之方徒結瞻風之戀春陽已煦使範有休
更祈上為廟朝精調寢饋

耀州免勘謝兩府啓

右某啓本州縣官吏昨因災傷開諭人戶出糶斛斗過

數承認不當准提點刑獄司牒備坐到朝旨特免勘者
罪難屈法方俟刑章恩出原情獲辭譴域望非所及感
不容言伏念某質薄地寒名微才下莅官非敏接物更
疎比忝承流適茲愆澤雖奉法循理要在安寧而棟災
恤荒殆成迂濶既人言之自取顧吏訊以難逃敢圖造
物之仁深體振民之務凡奉行而當職與奔走以在官
似憐用意之崎嶇並得論心而矜貸遠在千里而蒙察
于朝廷之上賤比一介而見恤于廟堂之尊雖予奪之

無私亦生成之有地汗顏增覲淪髓知歸此蓋伏遇某
官躬贊大猷力康庶政攬萬情而同照勵百志以惟新
既陳法以防非亦本仁而觀過致茲痕累曲被保全某
敢不砥節在公省愆克已務求民瘼益謹官箴庶少利
于米鹽以上酬于堦冶謹奉啓事陳謝

耀州任歸別本路監司啓

比分符竹逖仰檐惟吏道非長官成無狀久不聞問居
懷偃草之風自視何堪敢意及瓜而代言歸已近論幸

則多此蓋伏遇某官德可鎮浮才方任重撫百城而兼
治公一道以為心未嘗求備于官僚止欲共成于職業
矧知衰滿最乏勞能殆由念舊以見存故得終更而善
去平居閉閣悵莫及于前人扶病出關知苟逃于大譴
尚冀後來之薄效少酬今日之厚知感戀之私倍百常
品

鄭州謝兩府啓

任之持憲已復故資易以守藩仍居輔壤孤根粗立再

造知歸伏念某生也近愚長而多難嘗聞先生長者
之論而靡為通人達士所知頃被招延謬更任使崎嶇
一節黽勉十年雖雖在囊中或疑其脫穎而金躍冶外
自畏于不祥是以冊府倦游每思襍被使輶屢駕輒欲
分符間嘗引分以投閒更欲為貧而居下刳心以道寄
命于人褫職還朝空類拔茅之薦調官還郡猶懷據疾
之憂忽逢舜禹之嗣興偏得臯夔而夾輔博延中外靡
間舊新故雖辱微而亦收用方取漢中之道叨移竅內

之邦矧嘗諳閭里之情而素有松楸之託使其自擇蓋
止如斯特出至公將何以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務
柱石累朝治惟急于人材心常公于天下既先已進退
其大者因施及孤遠而振之謹當勵節惟堅奉公不懈
悉心條教致力米鹽論任官稱職之差雖非能吏苟奉
法循理而治敢病細民冀收塵露之微上荅埏冶之及

京東謝兩府啓

溱洧之鄉為邦已寵齊魯之地改命過優被旨促行順

流至部靖言事任仰戴坵陶伏念某蚤以才微出于人下雖在官而知勉實遇事而不強齒髮寔彫視壯圖而已屈簡編盡擲悵俗狀之相仍比還常選以依垂僅得偷生于隱約敢期再造屢賜曲成已復官資仍加器使更欲激昂其晚節特遷將漕之寵名速懇避以報聞因自謙而遽受顧惟本道切近在畿包括青齊接連趙魏民物既庶賦調亦繁用以赴功惟恐瑣材之不逮使之擇地乃幾衆好之所同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內全聰明

上達力持公議博盡人情謂虞翻之骨多屯本無足嘆
而安國之仄已冷偶此復然試假輝光更從驅策敢不
就為經畫常謹會期務少存觀采之紀綱亦不忽細微
于簿領身名晦黯姑自信于明時事業謬悠惟更殫于
病力

淮南謝兩府啓

仰戴坯陶俯深感懼伏念某技能單少名跡湮微偶遭
際于盛時許回翔于中外崎嶇七路屢忝使華出入八

年復塵郎選而病軀已弱難追朝路之簪紳食口甚多
更苦京居之桂玉矧素昧公家之務而動虞官謗之興
方期仰露于肺肝所覲服勞于郡邑敢圖任使復此僥
逾遂從臨遣之憂殆過由衷之請得專外計兼刺列城
苟非選于衆人豈輕付之一道此蓋伏遇某官圖回萬
化翊亮三朝坐秉國成分授天職特茲差擇畀以事權
敢不益務奉公常思盡節盈虛出入雖心計之非長奔
走經營須力疲而後止上酬天施次答鈞憐

上太師文潞公啓

某持服鄭里備聞太師居洛動止之詳以罪罰屏處人
事不通故無由更至誠懇于左右伏惟功在四朝身兼
五福人臣無出公右天下想聞其風載籍以來有未聞
者拘以吏役無由奉杖布席以聽謦咳之音下誠惓惓
見于夢寐惟願珍調膳飲精護寢興永究松喬之年長
為社稷之鎮下情無任懇到頌詠之至

上蘇頌罷相啓

比者伏審某官力援古義懇避政機不淹廊廟之榮惟期風俗之厚章每卻而復上衆願留而不能進符天下之公退為吾道之助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請謁門下少布惓惓仰惟鈞慈俯垂亮察

上鮮于運使啓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瞻言明哲適在總臨得伏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姿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鎮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

草內慙疎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
齋館夏遙更祈上為邦朝精調寢鍊

問候熊舍人啓

庀職外司積有簡書之畏馳心齋坐曠無竿牘之修仰
明哲之總臨宜福禧之駢集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
使煩而能與聖胥會設施風采實貯于廣朝論議建明
蓋行于素蘊而自代言西掖董正九農炳雲漢以成章
阜邦財而美俗行膺大任此實便塗內惟悃悞之愚叨

預蔭私之厚希風有素託庇自今更祈上為廟朝精調
寢鍊下情祝頌之至

問候判銓舍人啓

素冠終制簪筆還朝想法從之深嚴宜純禧之叢集某
官識窮倫類學造精微休有家聲挺為國器方贊政平
之策遽纏何恃之哀甫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除之要
務仍五諫之清資竝告嘉猷入籌大致冬候方屆齋館
資遙伏冀上體眷勤精調寢鍊

回李侍制啓

伏審懇避州符寵提官鑰功成不處身退益榮某官仁
厚持躬剛明待物鎮浮以靜應務不勞早聯侍從之華
洵委藩方之劇家聲籍甚風力凜然惟是營丘夙稱里
閭小棠聽訟新留蔽芾之陰大瓠為樽舊有逍遙之地
典司原廟偃息鄉閭高義可稱淳風斯復某違顏尚過
庀職方虔顧刻牘之未遑辱滕書而先及旨辭並緡感
惕薰深寒燠氣交燕閭道粹更祈上為邦國精調寢興

回熊右司謝致仕啓

樂道辭榮抗章得謝退未六十時無二三洛社推高朝
倫共仰致政右司學士才資博美器識宏深雖早服于
榮階實內崇于時望勵操修于常日比得喪于浮雲皂
蓋未幡每期間佚真祠琳館又欲退休遽引疾以上聞
信高情之絕異孰為韁鎖遂脫屣以超然雖處戶庭猶
拂衣而遣去未奉在堂之慶辱頌記室之文何特起予
固將善祝林泉嘯傲日追園綺之遊壽考康寧永邁松

喬之算更須言面別布悰誠

回胡先輩謝登第啓

較藝春闈升華桂席坐追時彥將大家聲豈非我里之
有人足見公朝之得士先輩足下文詞贍逸經術該通
早並雋于膠庠久得名于場屋自比穿楊之妙果為入
彀之英鶴鳴九臯既升明而在選鵬程萬里期遠到而
可觀某正此窮居欣于及見方欲論交于異日遽聞得
雋于明時展慶謁以未遑辱賤滕之相及願如感臆言

述奚殫

回令狐皞如張大年謝及第啓

老病杜門雖倦游而屏處俊髦得路亦美事之預聞敢
謂不遺肯茲見顧副以牋函而為貶爛然詞筆之可觀
伏惟先輩秘校業履端修藝文通博造廷待問雖指事
以獻言升舍右賢本窮經而謀道行且莅官而從政固
宜入里而榮家丹陛策名已致身于盛旦青雲在望當
拭目于異時祇造未遑占辭非命其如媿佩豈易索言

回宿倅俞察院啓

比緣承乏獲遂同寅仍忝按章備聞國議雖抗論于出
處顧有累于高明豈謂謙撝遠貽賤問旨詞並緝感惕
交深某官懿行清規茂猷遠識學有淵深之奧名先臺
閣之英履道從容推誠惻怛似矜迂拙曲示誨存捧土
何知本無裨于高大斷金為好期永奉于周旋載欽禮
意之過隆第覺心顏之增醜素商在候雅履為休益冀
護持少符瞻禱

回鄰郡官啓

出藩淮服接境渦陽緬思未覲之賢適在相望之地方
圖請問遽辱題封鋪記室之芳辭敦鄰邦之嘉好禮雖
有素惠則非常某官術為吏師名出人表暫茲闕決好
俟劇遷迺忘友郡之偏誤慶長人之任載邀褒借如挹
話言冬律肇寒明神介福益祈清訓庸副陋誠

代范忠宣賀李肅之待制宮觀啓

寵被制書退司官鑰已交藩節歸喜堂皇閭里均榮風

聲動俗伏惟慶慰某官資稟直諒學通本源出當萬乘
之知敵乃千人之傑設施風采實竦于廣朝論議訓猷
蓋行于素蘊而自參華筵閣分寵价藩地與望隆譽隨
恩渥甫茲報政俄爾退身領仙鑰于別都便錦衣于私
第安居自適不違竹馬之遊大厦未成猶恐鋒車之名
某簡書方畏竿牘罕修辱管記之移文撫情條而增慙
未遑拜慶徒爾瞻風益冀養頤別須登用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正啓

考象天官屬寅杓之順建審聲神瞽發鄉律之和聲某
官全德鎮浮至誠動俗雅際風雲之會親承日月之光
躋富壽于蒼生復太平于盛旦履茲元朔茂擁天祺某
承乏外官阻從中謁瞻顙禱頌實邁常倫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冬啓

臺雲浮瑞表日延輝當萬寶之履端實一元之令序伏
惟某官材膺帝賚望冠時宗奮直道以居前覺斯民而
自任嘉謨屢告善化方行坐成告遠之猷茂集履長之

慶願惟儒品適庇下風頌詠之私倍百常品

代范忠宣謝兩府啓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于懇避終進冒于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競早由際會亦預招延謀拙無成蓋乏適時之用跡竒不偶殆由接物之疎空厯四朝未聞一善敢期晚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塗入踐未逾三月之賒機事預聞乃綴八人之列靜言非據靡自違安此蓋伏遇某

官道可濟時心惟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
陰借品題使階器用智謀非遠知難就于功名忠義在
前敢自羞于門戶庶幾少補永服下風

代范忠宣并州到任謝兩府啓

比膺外制就付中權仍趨書殿之華倍荷門閭之寵辭
榮受任初劇震惶進職臨民率階忝冒伏念某由先子
之忠義受厚祿于朝廷澤及私門雖乘軒之可寵用非
公義愧覆餗之自貽猶叨守于輔藩就復更于方面併

加異數示及殊恩此蓋伏遇某官念舊為心代工有體
曲為道地得致便藩謂髮齒之雖衰顧筋力而可強初
臨邊吏惟祇畏于簡書仰恃仁人更上資于廟略瞻隅
感激實倍常情

代范忠宣到任謝前兩府啓

比者解官全許易地晉陽愧無條教之有稱復忝兵民
之重寄仍叨進職殊出異恩敢謂記曹首貽慶問粲芳
辭而在目叢感緒以裝懷某官道德元臣朝廷夙望有

鎮浮之令德布利澤于生民告后惟勤聞嘉猷于在昔
至公來復覘虔位而及今顧是疎睽還叨率領驅車就
道報德無階益冀保調少符傾訟

代范忠宣回宗正留後賀冬啓

鄒管升陽魯雲紀瑞道協履長之序歡交亞歲之儀某
官毓秀皇枝參榮宗事由惠和而著美有信厚以潛中
爰及令辰茂膺豐祉曲煩記室前示慶函感頌之深銘
藏罔既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登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慙豈經邦而可用雖
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水
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煩遽
沐記曹之問飭彝儀而有絢將厚意以無窮緬惟王室
之為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願收歲于不逮庶協濟于在

公

代范忠宣回謝制誥舍人啓

光被制書典司誥命豈特士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
華凡在見聞孰不歡慙某官生為人傑代有時名學問
精通性資絕異上下千載深窮治亂之源更歷四朝獨
作文章之主雖常任窮通于寒暑履患難之風波而志
氣不衰聲稱彌劬遂從散地入踐要途斷自上心擢升
外制不試而受其榮則多非徒代天子之言蓋可慰士
夫之望雖言語侍從未能究異日之功名而號令發揮
亦足以動斯民之耳目茲惟盛會可謂得人顧削牘以

未遑辱貽書而先及永惟欣感但切傾馳

代范忠宣回謝衆官啓

比者叨被詔除獲陪機要辭雖牢而靡獲心以寵而為
憂敢為仁私特貽誨翰荷恩勤之曲至加獎飾之過中
佩德之深非言可既

代范忠宣回安州蔡相公啓

近膺詔綈就易州麾適去鄉邦已開尊府某官資稟渾
厚謀謨靜深親居上相之尊蔚有大儒之效友于之性

愛雖厚于門中進退之難患蓋由于意外比更郡寄益
味道腴任寒暑于窮通見古今之出處地連江海爰多
大國之風心在朝廷未害嘉猷之告竚聞名節復正巖
廊剡竿牘以未前辱絨滕之先及永言瞻禱莫既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內翰啓

近被制恩寵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
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游志在功名久屈
藩方之任比從節召入覲宸嚴賁國體以增華藹士林

而爭舉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興化道民行副上公
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呂和因時改作逮此充廷而來上始知攷古之惟
精允謂難能式符昭代伏惟某官志潛道術學富天人
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鐘石
之和聲制作惟艱昔雖房杜而猶媿鏗鏘可紀今若夔
襄之更生顧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

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祇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溫
良身行法度夙倚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逮奉親喪
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迫兩
宮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蓋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
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既

代范忠宣回李韋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譽流勲戚懽動士夫伏惟慶慰某
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扃禁之嚴
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
聞眷遇迴出等夷果自廉車超受旄鉞激風聲而彌劬
仰勲闕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沛金
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
刺慶牘以未遑辱書文之先及謙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觀象審正歲之闔端堯歷授人順新陽之用事某
官端方令德膚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神后
屬茲元朔昭介殊祥某亢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顙禱頌
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
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
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

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
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
開宜稟雷霆之令佇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
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
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為
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

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
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望而況中朝遣
發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頗望
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賤之人更被獎提之
力顧實人情之殊寵不同歲格之常文曾是孤平知難
報稱此蓋某官荷國重寄為朝偉臣親承日月之光躬
秉珪璋之望協新邦治增飾士林論輪困之材猶有庸
于成器則樸楸之學豈無取以補官雖均進退語言之

間自有賢愚能否之辨若某者稟機至淺荷暎殊深不
徒平進之有階實與終身而為地誓圖薄效少答厚知

代人謝監司及郡官啓

中國而為之學所以尊命教于朝廷擇人而修其官固
欲副養材于士子知慎師儒之選兼明友教之求然非
粗貫于本源何以仰成于禮意如某者志學甚晚操心
且愚不能委曲以自謀徒欲猖狂而進道與人幾于方
枘故不為世俗之知得官比于抱關猶未免簡書之責

為已如此教人已踈豈謂某官矜裕兼容純誠樂與模
範至大寸長取而不遺節制所臨小善嫌于不養卹其
空乏而假之廩稍為其顯朴而受之規矩此庶幾先事
以備官將願以諸生而求益勉從嚴命尤負汗顏

代人上齊州待制啓

守職踰年被恩易地瞻禁林之耆德擁帥節于全齊僚
名部以裝行撫懦衷而增抃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
早被眷求寢階膺任而自升華延閣寵殿价藩德與望

隆地隨人重內惟聞道之淺將聽大邦之謠遂獲所依
預欣且幸

代上運使劉學士啓

伏念某受材空疎學道迂濶安司官局託在使威惟門
牖之高未始得進故竿牘之獻無由自前若其依戀之
私常與震驚而並陽春已暮生氣頗暄仰盛德之所臨
宜神明之陰輔某官秉心剛實抱氣宏深諸儒之所賴
以為宗先子之所畏以為益義勇不挫忠精無瑕恢聲

廣朝濶步華省逮宣使指益悚民瞻凡述聽于音徽皆
想見其風采輪將萬貨靡虛月以課勞殿最百城不期
年而肅治顧惟單瑣亦荷蔭私謬述前人之功實虞後
進之僭先驅所令豈專屬部之為華將命弗辭庶比互
鄉而可見更祈順天降任以道嗇神需大庭之延登作
宗社之深福瞻企門下某卑情無任

代宰相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連上奏封懇還重任雖情詞之曲至顧體貌之方隆况

以協于康寧敢預聞于去就伏惟平章太師道行今世
名軋古人早有志于濟時晚未忘于憂國奇兵不再冠
鐘鼎之元勳大節可書作宗桃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
曾為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
老以圖久安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長城
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罹霜
露殆泱晨昏和氣内生明神陰相不假蒼龜之卜遂聞
藥石之功遽辱誨音願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

周山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
以濟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寧而兩宮之傾屬欲致
非常之效殆須不世之謀曾是備員徒煩委教再三加
命雖聞考父之恭九十為師坐繼鬻熊之美願回雅眷
永協太和

代樞密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屢形奏牘思避圖均惟大老之在朝致蒼生之安堵雖
浩然欲歸之已久其挽而願留者愈多過沐誨音但深

銘感伏惟平章太師有伊呂之道享喬松之年身相四
朝智周萬物方主上繼明之始與太皇臨政之勤蓋欲
仰成故須特起爰從洛汭入覲京師還以隆名昇之重
任疑謀未決復資著察之明大匠已臨自得挺鎔之正
遽辭廊廟欲返山林矧當夷夏之觀瞻實繫朝廷之輕
重名遂身退雖云今古之常行時異事殊殆見聖賢之
達節願捐一丘之樂即成九鼎之安則蕩蕩王朝遂可
比隆于前古區區末路亦將永庇于下風

狀

賀冬狀二首

氣肇初陽星回長晷絢歡儀而交慶緣令序以儲休阻
守官歲莫趨賓次瞻頤禱頌實倍常情

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源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稔象恭
惟某官修能迪吉明德知常諒膺天統之休遂赫民瞻
之節宅奮庸之百揆無有後艱介太平于萬年永錫難
老某適叨遠使莫望通聯徒傾欣慕之誠亦薦熾昌之

頌

賀淮漕李學士狀

第功居最申命自中因漕節之尊榮直書林之秘奧凡
在朋游之舊率增慶抃之私運使學士毓德純時受材
博美用文輔實飾吏以儒抱濟世之忠嘉富家傳之學
問比臨大部益簡上心數試以煩資適于用遂疇績效
坐致褒升躡中秘之清資仍外臺之重寄由此而踐禁
林之地乃實便途不日而居計省之尊亦其固有豈特

增光華于本道固將致潤澤于斯民某昏老無堪摧頽
不振側聞休命第踴歡悰刺竿牘以未前拜書文之光
辱芳詞溢目感緒裝懷

賀開封尹王侍郎狀

光被命書寵臨天邑輟自保釐之要重還歸尹正之尊
崇凡在見聞孰不尊仰某官受材博敏抱器宏深兼問
學之該明與聖時而際會宣勞要劇致位深嚴屬營洛
之難材因奪情而援任事為蠶出夫率雲屯靡勞施為

坐聞肅治眷惟浩穰之衆尤資擊斷之長非假威名孰
能表正逮恭承于召命知不在于他人夜衣而行豈異
鋒車之速日終不俟遂傳輦轂之清仰繼趙張行陪丙
魏雖阻預在堂之慶實同傾賀履之誠激節歡愉名言
罔既

謝范德孺舉自代狀

某惶恐再拜近覩進奏院狀報伏蒙經略侍郎不以其
迂闊無成久自棄于門下意欲推而挽之使就塗轍因

拜新命特有薦論以自代雅詞借重逾于丘山羞愧之
發不覺顏面之泚然也竊惟文正公後至丞相與公通
顯以來門下之士十百為輩其間號為有道而聞于時
者甚衆如某區區何敢比數而每蒙丞相公寵薦于朝
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謹當視窮如
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論報之方若是而已

回發運先狀

奉計造朝方舟至闕永惟寡陋久以傾瞻矧聞譽之方

隆喜趨承之有便遽蒙緘貺益荷輸誠感佩之深文陳
莫既

路分到狀

行之官次甫及郊圻載惟軍務之要煩屬在路戎之并
護即諧參展愈切欣翹

司業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師儒之重時惟臺省之賢即
遂參承愈深抃仰

留臺朝請到狀

取道之官將車及境比以滕書而請候嘗迂記室之報
音即遂參承愈深抃仰

鈐轄太傅到狀

將抵官次行及郊圻仰惟軍務之繁屬在兵鈐之重即
諧參展愈切欣翹

總管太尉到狀

將抵官次已及郊圻逖仰虎臣暫留龜洛分帥權于貳

衛待軍政以總臨即遂參承愈增欣抃

提舉觀察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廉旌之貴方昭營洛之功諒
有神休倍增福履即諧參晤愈切欣瞻

諸監司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使臺之重時維國佐之才方
擁神休行趨召節參承在即欣抃交申

都運顯謨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禁聯之重方隆大漕之權行
自禁途峻躋柄任趨承在即欣抃交申

留守大尹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惟保釐之靜治乃扁禁之王臣兼
隆綏撫之權端處居留之重趨承在邇悚抃交申

代范忠宣遠迎韓康公狀

肅驅旌旆將屆國門惟舊相之儀刑合士倫而竦動爰
當虛宁故此遣歸宮使太尉相公功在朝廷道垂方冊

堅如金石有格物之至誠炳若丹青皆可書之大節既
聲名之洋溢復進退以從容歸護真祠乃謀安宅朝中
新政且就問于是非都下舊民如得見其父母顧惟衰
喘久辱知憐既獲適于誨音是求依于德庇瞻言際會
愈極歡愉

代范忠宣回蒲端明狀

肅馳旌旆行次郊圻跋履惟勞冲和方集矧是台躔之
舊爰趨屏翰之崇瞻符采之非遙僚德風而增憶更煩

記室迂示書詞感佩之深銘言罔諭

西臺集卷九